

186
20
24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七函

十架

重^二號

二〇册

綱鑑精采

十七

綱鑑精采卷之十七

東周

宋紀

英宗皇帝

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于宮中，立為皇太子，更名

宗實。在位四年，壽三十六。諡曰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帝之初立也，以曹太后同聽政。宦官譏

間兩宮不和，帝憂疑致疾，幸賴宰相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為良主。

惜乎享國不永也。

治平元年，甲辰，皇太后還政于帝。韓琦欲太后撤

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

使琦強請于后，必然不從。先取裁于英宗，然後奏聞。太后又以欲求去是動之，以天理之機，故其說易入而事易濟也。

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馬后，援之女，明帝之后也。鄧后，禹之孫，和帝之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內侍任守忠有罪，鄆州安置。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構兩

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二年，已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群臣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

綱鑑易知錄卷之二十一
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議成翰林學士王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案而上奏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

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八月京師大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

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

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

三年，丙午詔稱濮安懿王爲親，立園廟，貶侍御史

呂誨等于州縣。初，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

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

於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玉珪等議，執政惡之。

侍御史呂誨、范純仁仲淹子也、呂大防等復引義固

爭，以爲玉珪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

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

於過舉請下修于大理正琦附會之罪亦不報
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為濮安懿皇稱親夫
人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
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皆
繳誥待罪誨純仁大防鎮堯俞等皆罷濮議亦
寢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即位○歐陽修以議
濮王典禮言者詆之不已因力求退乃以觀文
殿學士知亳州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

偶修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修遊
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鹿音中讀而心慕
之苦心探頤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
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
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
兩漢制詰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
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
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光上疏論心術之要三

爲學之道不過一體一用而已六事盡修已治久之體用爲學之道豈出於六者之外哉

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召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曾公亮疾韓琦專因力薦安石覬音以間琦也○韓琦罷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因劾琦不押朝班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爲司徒兼侍中判相府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

安石博古通今若使之爲翰林學士則可以備顧問代正言其職可稱惟神宗處之違其才此所以致後日之紛紜也

事喜溫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與富弼並著勲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曰富韓○以趙抃爲參知政事抃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杜鵑鳴於洛陽○復以司馬光

為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通進銀臺司從之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要帝不從還光
翰林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
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遂解銀臺司而光還
翰林○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帝親制序面賜
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穎邸穎王之邸舍也神宗初封
穎王故曰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神宗皇帝諱項英宗長子在位二十八年壽三十八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帝即位之初厲精求治不御畋遊不治官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熙寧元豐間誤于王安石

之黨變亂法政紛紛制作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而才少故也

熙寧元年戊申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遷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十一月有事于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

為衰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唐開元中詔宰相共食日

賜御饌謂之堂饌遂為故事大曆中常袞為相奏停之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

能當辭位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

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謂以人頭出穀

以其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貨財百物不在

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

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

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

策問司馬光辨王安石言理財何如答要見光之言藏富於民而不藏富於國仁者以財發身之道也安石之言求以足國而不知足民不仁者以身發財之道也

允答之

二年己酉○夏惠宗兼常乾道元年以富弼為司空侍中平章

事初弼自汝州屬南陽府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弼

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

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

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

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

神宗非病於不為而病果於有為弼以是規之可謂切中君之膏肓矣

此弼窺見帝有好大喜功之心故為此言以抑之

要見惟畏天故
恐懼修省而治
可興否則危亡
可立至矣

是召拜是職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
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
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
天何事不可為者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
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
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
人之進退係天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以王
安石參知政事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
任帝問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

宰相以天下為
度故能合天下
之賢才而包容
之方能任天下
之重

經術之與世務
乃體用相須之
理但安石之經
術非先王之經
術非特不能經
世而適所以亂
世也

若使為政必多更變帝問孫固對曰宰相自有
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
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
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
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
何為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以急
也帝深納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
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
易保馬方田諸役並興號為新法詔陳升之主
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為

綱鑑易知錄卷一百一十七

綱鑑易知錄卷一百一十七

九

人才雖難知而
試之則可見若
試之而無功績
豈足為賢哉

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不決意用之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稷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然之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

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時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立免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詔劉彝

要見楊炎兩稅之法既立則雇役之費亦在其出錢以免役則中矣今又令民出錢以免役則役而又役民不堪矣

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自唐楊炎爲兩稅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官品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

戶又將役之耶不聽○罷御史中丞呂誨初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大用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言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

害物今略疏十事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
毗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
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誤天下蒼生必斯人
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
求去乃出知鄧州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
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罷判國子監范純仁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
祖宗法度掎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

要見啓沃其君
以帝王之大道
所以抑其功利
之習而反之正
也惜乎帝心不
悟而信任金陵
則宋家之治索
然矣

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怨者是也帝
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
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禹湯文武周公
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
薛向行均稅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
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稱商鞅
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
俗異己者爲不肖合己者爲賢人乞退安石答
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

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
 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
 貶帝曰彼無罪命知河中府○立常平給歛法
 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
 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一如陝西法陝西轉運使李
 參以部內多戍卒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
 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熟乃還官號青
 苗錢經數年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
 廩有餘糧

青苗令民出息
 不過為利而已
 豈知出納之際
 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乎

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
 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
 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欲
 止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
 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
 法合於是決意行焉
 三年庚戌陝西安撫使韓琦乞罷新法上疏曰臣
 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併乘急以
 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

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皆令強借，與初詔絕相違戾。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初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帝

聖人之心，苟可以利民，无不曲為盡制。豈肯與民爭利乎？今以收息為周公之法，其誣聖亦甚矣。

祖宗創業艱難，為慮深遠。一法之立，必能曲盡人情，故不可變也。

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因求去。詔呂惠卿諭旨，安石乃起，持新法益堅。○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許之。時帝御通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不變，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

也

王宮之中門曰雉門兩觀曰象魏諸侯朝觀之所禮天官大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縣治

法之象于象魏注大宰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

觀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

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光曰布

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

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

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

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

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

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

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

惠卿辭塞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

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況縣官多責之威

乎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

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

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惠卿曰光所言皆

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

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

韓琦以不散青
苗請辭安撫之
職君實以不革
新法固辭樞副
之官皆立心正
大操守剛方而
行人所不能行
者也

爲至論帝欲大用光王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
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
疾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
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
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
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
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
七上收還詔勅○趙抃罷自新法行抃數言其

要見讀書將以
致用讀聖賢之
書而不能善天
下之用何貴於
讀書乎

要見安石非屈
其議論之峻亦
惟義理之心足
以服之而已矣

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俟安石
出既出而持初議益堅抃始大悔上疏極詆安
石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安石嘗斥抃曰君輩
坐不讀書耳抃曰阜陶稷契有何書可讀安石
不能對○監察御史程顥音浩乞罷許之時新法
行中外皆以爲非攷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
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
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
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

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
言治矣況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
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論議無補望賜降責安
石素與顛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
之但出為西京路同提點刑獄○以李定為監
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蘓頌李大臨及
同知諫院胡宗愈先是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
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
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

舍人之職所以
銓考天下吏之
殿最而為進退
者也今三人執
法不徇君之請
無愧於舍人之
職矣

此言定即往白安石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之
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
听遂拜御史裏行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會
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陳素朝制封還制書
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
寧三舍人胡宗愈亦罷○曾公亮罷時人有生
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亮為老唐介死富
弼議論不合稱病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
而已○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

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光讀通鑑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蓋指之也○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及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撫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

要見君子不示
天下以可喜之
名可見之功而
潛消默化使天
下日囿於治平
而不自覺此非
君子之大智大
勇不能也

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
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音然曰君子言聽計
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
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
吾何心哉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
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以司馬光權判西京
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
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范鎮同即

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
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蘇軾乞罷許之初軾直史館議貢舉與帝意
合即召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軾曰陛下求治
大急聽言大廣進人大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
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時
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
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
專任管仲而霸燕噲音快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

策問蘇軾策問
獨斷專任事同
功異何如
答均一獨斷也
晉武勝而符堅
亡以堅之自用
與晉武之用人
不同也均一專
任也齊桓伯而
燕噲敗以噲之
讓國與齊桓之
任賢不同也此
所以事同而功
異歟

要見金陵用事
群賢不得其職
故潔身而去則
時事之非從可
識矣

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
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
水師窮治無所得軾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
為侍御史判司農寺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
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
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誠不世之
良法復遺書安石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
帝遂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
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

之○知青州歐陽修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
石惡之修求歸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
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
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貶御史中
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繪上疏
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
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
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
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

石聞而深惡之。劉摯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大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

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音育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音捐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

天下國家猶人身也百姓者元氣也大臣者醫手也庸醫用術戾方則元氣喪而死日至大臣政令失策則人民斃而國家危矣要見誨愛國甚於愛身意

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謫○提舉崇福宮呂誨卒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安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戾之苦又將慮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誌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何以見屬乎誨張

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以鮮于侁音莘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時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論曾布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以王雱

音滂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甚敏，未冠舉進士，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顥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

唐炯之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則劾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所以善改過也。

曰：兒誤矣。○貶同知諫院唐炯，音為潮州別駕。炯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炯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音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

儒者立言而得聖賢不傳之秘則其為學心學也與世之訓詁俗學遠矣

屢止之，垆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安石諷閣門糾其瀆亂朝儀，故貶。○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音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釋。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著通書四

十篇，發明大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音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七年甲寅大旱，詔求直言，帝避殿減膳，憂形于色。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恣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

要見俠不惟欲君得於耳聞而且欲得於目擊可謂善達下情而曲於庸君者矣

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音埋、暄音意、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食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為圖、發馬遞上之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

俠繪圖上獻而神宗感悟悉罷新法可謂一言正君臣之失而有回天之力矣

凡十八事、民間之譴呼相賀、是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音暫○王安石免以韓絳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

皇太后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不聽。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皇之言、至言也。帝怒讓之、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乃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八年、卯編管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為謗訕。遂編管俠于英州。御史臺史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會忠信事覺、於是京與安國等皆得罪。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

楊忠信義俠所為其志壯矣然已居言職雖面折廷諍非出位也何為知義俠而不知自義豈非見義不為是無勇耶

安石弟之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復以王安石執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音允州治檉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其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詔韓縝音軫如河東割地以畀遼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會以王安石復相而蕭禧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

要見宋室南渡之機兆於此安石力行富強之策以為鞭撻四夷之計今反為虜人所割何其失計之甚

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語王安石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帝再三慰勉然後復出○罷直學士院陳襄福州侯官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為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知仙居縣以德教化民富弼奇之薦擢侍御史上疏論青

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安石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九年丙辰罷音育祠廟錢時司農音育罷祀廟於民應

天府宋闕音煙伯微子廟皆在音育中判官劉摯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音暗然託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

要見富強之弊不特虐民而且慢神安石不得辭其責矣

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是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傷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

十年丁巳河南逸士邵雍卒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雍天性高邁初受易於北海季之才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雍探頤索隱洞徹蘊奧及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遂衍伏羲先天之旨然而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及富弼司馬光呂

君子於不可爲之時能盡吾所當盡之心隨吾力之所及而心得以自盡則失所之民庶幾其有遯乎

公著諸賢退居洛者雅敬雍恆相從遊焉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遺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後賜諡康節先生○知大常禮院張載卒載長安人少善談兵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

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又訪諸釋老累年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

聖人之學不過
自盡其性而已
苟學不如聖人
便於性分內有
歉豈足以語詣
極之學耶

之意帝初即位呂公著薦之帝召見問治道載
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
文校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移疾屏居南山
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
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與諸生講學
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
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
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
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

爲法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
先生著正蒙東西銘行于世程顥言西銘明理
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

元豐元年_{子戊}以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
翰林時帝語以釋老之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
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
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又論
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有雄才大略稱吾不如蕭

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誠如聖諭。帝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群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悚然敬納之。故有是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有報。于公東海剡人，為郡吏，決獄平恕，辨孝婦之寃，天下稱之。嘗令高大門，閭可容駟馬高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後定國拜相。況於萬乘之尊，固

宜受福無疆。願陛下親正士，拒壬人，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大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下知湖州蘓軾御史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得罪徙外，不敢言事，乃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稟言：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羸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

以言語罪人固
非治朝之事而
以言語獲罪亦
非君子明哲保
身之道

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
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
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
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
非以詆謗為主逮軾赴臺獄詔定等治之王珪
復舉軾詠槍詩云根至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
螫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螫龍
非不臣而何定等欲寘音之死吳充申救甚力
王安禮從容言于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

語罪人帝亦憐之乃曰彼自詠槍何預於朕軾
遂得輕貶

四年辛酉馮京罷京初為王安石不容後見傾於
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
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
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初行官制改平章
事為尚書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改參知
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置尚
書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石禮為之帝嘗語輔臣

既知司馬光之賢當推心委任以共成化理何如又置之散地而又任偏見之安石耶知司馬光之賢而不能用知孟宗之毀而不能黜所以致天下之紛紛也

有無人才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容

八年_丑帝崩皇太子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_{太后英宗高氏也}太后下詔曰先帝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

高后臨朝之初首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既非惇確所能沮亦無待司馬光公著之建明此所以為女中堯舜也

之意於是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罷戶馬保馬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團將新法十餘事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因之驚悸馴致大故而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議乎確竦慄而退○司馬光自洛入臨_{臨喪哭也}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

號為司馬相公。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及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語。○王珪卒。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

貽害於天下，而不急為之所，則天下之害必至于不可救。而吾亦與有責矣。此救焚拯溺之任，所當倦倦而不容已也。

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光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賜楚州孝子徐積帛米，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及卒，賜

謚節孝先生○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益于面背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

莫不哀傷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謚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帝幼冲嗣位

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橫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元祐元年丙寅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遼人聞之救其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利聚于上而下有饑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

要見朝廷之舉動而四夷之觀瞻係焉司馬一相而遼人不敢犯邊然則人欲制馭夷狄亦惟于用人之間加之意焉耳

免役之法，公不廢事而私不妨農，可因而不以革與長征卒無異。

農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使之，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

量入爲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時司馬光將盡改熙豐之法，純仁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廻，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時差役之

京之如約非果
奉法也不過媚
宰相以保富貴
耳使安石而居
此安知京不移
此心以媚之手

復爲期五日同列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
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
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御史
呂陶劾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糜費巨萬
而功用不成護堤人溺死無算遂黜知峽州中
書舍人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才與必不
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
至言○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顯弟也年十
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

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
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
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
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
類有所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
書頤上劄子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
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
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官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

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王安石卒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行盧杞合為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

要見法有可以利民者君子不可因其人以廢之

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曾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司馬○以韓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

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今建寧府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音妬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音員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鯀音滾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

兩觀之誅

孔子為魯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觀闕也

薄示三苗之

窳天下傳誦稱快焉○司馬光卒時兩官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往弔音育幣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音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

要見軾文章雖無加而德業則未盛置之翰林則可處之大官亦非其宜也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以范鎮為門下侍郎，鎮辭不拜，遂致仕。鎮學本六經，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音致光思濟斯民，任天下之重，而鎮巖然如山，確乎

要見二公心一道同意而迹之同否非所計也

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二年丁卯○夏崇宗乾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

講讀上疏曰臣近以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

殿聞給事中顧臨以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

謂講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

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

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音講春秋皆

在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

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

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

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

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

就責經筵○程頤罷頤在經筵每進讀色甚莊

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嫉之每加玩侮

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

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

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

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
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
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
隙遂至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
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
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
知否曰不知曰上疾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
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
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

要見諸君子不
能公心體國以
君子而攻君子
寧不為小人之
所間而為朝廷
之所羞乎要其
端萌起於蜀黨
之過也

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
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
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
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
悟各為黨比以相訾音議惟呂大防秦人音戇音
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三年戊辰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
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

君子不以冠冕接武者為榮而以德業相繼者為美今公著之相業視乃父尤為勝焉其為世之榮者實在於此而不在于彼也

安民見熙豐之小人猶多在朝而善類孤寡知後來必為小人所勝故貽書於公著得書默然何耶

夷簡居其一世羨其榮其二人文彥博王旦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

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音恢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嶠莫之敢撓而卒為人所勝者人眾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

默然

四年己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國司徒復逝痛閱久之帝亦悲感公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以范祖禹為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大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干富貴又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光祿卿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以為謗訕上之執政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乃貶確安置新州純仁王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竄誅大

熙豐小人惟恐去之不暇矣況可復用與君子並立于朝乎一復用之則君子必敗而天下之事去矣

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不聽○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疑不決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調停之說遂已

要見清直非難而清直之節始終不渝者為難

六年辛未帝臨國子監釋奠孔子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七年壬申程頤服闋音缺服終也擬除判登聞鼓院蘇

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所○立孟氏為皇后時帝年益

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至是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冊爲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助也。旣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八年癸酉，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又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退。

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喫一匙。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冬十月，帝親政，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能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

宣仁知身沒之後必有小人用事可謂有先見矣惜夫當位大臣不知慮此而不爲之防閑也

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

有虧，故不可不謹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六人復職，蘇軾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

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會群小力排
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
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
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替倣
而行以誠薄俗帝不納

紹聖元年甲戌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
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
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
復仇怨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音貫從衆道謁之

要見瓘之意善
矣而惇非可與
言之人望其救
弊不亦難哉

問曰天子待公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
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不察
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
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
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貶太師致仕文彥博
爲太子少保是歲卒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
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
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
直諫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高閣之置特一時耳卒而家置戶誦其板流行于天下萬世蔡下亦得而禁之乎

焉。○薛昂林自乞毀資政通鑑板大學博士陳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而謂瓘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昂自議沮遽以告蔡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

二年祀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言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

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

章躡音躡踏音除若有所思因附于外明日章惇詆

其狂妄遂除名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

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勵及刘后立畫謂人曰志

完鄒浩字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

浩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

毋以此舉自沮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三年庚辰正月帝崩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神宗

始以義而激之終以義而勉之田畫之于友可謂盡責善之道矣

后向權同處分軍國事

徽宗皇帝

諱佖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大臣白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

年為金擄去壽五十四諡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帝性機巧多枝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窮

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蜂起後雖討平反復不省屏棄忠正信任奸邪與金人盟約滅遼尋為

金人所欺靖康二年大舉入寇擄帝北行殂于沙漠哀哉

建中靖國元年

辛巳○遼天祚帝延禧乾統元年

正月朔流星

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

東北且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

任伯雨言時方孟春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以

天道人事推之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

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願陛下

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貶章惇為

雷州司戶參軍先是右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

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請誅之未報會臺諫

陳瓘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初蘇轍謫雷州不

許占官舍遂傲音就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

州追民究治以傲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

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

也後徙睦州卒

崇寧二年癸未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

三年甲以朱勔音免領應奉局及花石綱初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二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

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蕪州命勔總其事勔於是搜岩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帊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撒屋扶墻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又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相視

大觀元年丁亥前直秘閣程頤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

要見人不可浪
度歲月當有所
建立裨益於世

而達于六經動止譖默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于
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
音鑄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
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
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
地間一蠹音妬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
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
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
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

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謝良佐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

生張繹家世甚微頤自涪還繹始受業頤嘗曰
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大鈞大防弟也喜
講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
始張載每嘆其勇為不可及

三年己丑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

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

盧航表裏為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

之本也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

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

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

見忠直之臣雖
亂亡之朝亦有
之特惜其言之
不見用耳

知旌其直而不
能用其言又不
能庇其身此危
亡所以不能免
也與不許輯楹
以旌直臣同意

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
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
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
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
治安得不祥語盧航奏未狂言遂謫

宣和元年紀有龍見於京師軍器作坊兵士取
而食之大雨七日京城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
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
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採用直言以答天誠

要見人君雖有
家六合之心亦
當崇萬乘之體
苟輕于舉動以
自喪其體其何
以負荷宗廟社
稷之重器哉

詔貶綱一官與縣去○以王黼為少宰加蔡攸
開府議同三司一人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
宮中秘戲攸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
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
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做浙江為白屋不施五
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
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
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帝微
行秘書正曹輔上疏諫曰聞陛下時乘小輦出

入屢陌之中，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于斯須，甚可畏也。蚩音答愚之民，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

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

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遂編

管輔郴州。○召楊時為秘書郎。時南劔將樂人，

南劔今延平府初舉進士第，聞程頤兄弟講孔孟絕學

于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頤于潁昌。今開封許

縣相得甚歡，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

顥卒，又師事程頤于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

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

一尺矣。後歷瀏音雷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

賢人君子不用於朝廷而顧開於外夷者豈其德溢于遠而阻于近哉四夷之公心不泯而中國之公心為物所奪故耳

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翥音殼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翥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

四年壬寅自復燕雲之議起屢遣趙良嗣等與金人約夾攻遼蔡京童貫主之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

是非利害外人知之而朝廷不知者何也群小用事雖有其計無所用也

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王黼大怒之竄昭于海州○高麗王俱求醫于朝詔二醫往及還語之曰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杆女真虎狼耳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七年已有狐升御榻而坐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音育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音利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

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

先是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

誕子母不能取長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宋氏子其妻忽生髮長六七寸踈秀甚笑死

然一男子特○先是郭藥師等攻遼喪師金人

遂陷遼燕京王黼欲功之速成許金人以與遼

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

萬緡金主大喜使歸燕京及六州之地既而金

人渝盟入寇○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初宇文

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

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不

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為保

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

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竝進事勢若此

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

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師可以任之

帝即命虛中草詔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

便施行○以吳敏為門下侍郎時東幸之意益

決大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

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音猖獗音獗非傳太

徽宗非能改過之君縱使能改而敵勢猖獗悔之無及

假名號以延宗社見經國之心然虜勢猖獗國本傾頽而綱又不得安其位反罷綱以謝金人則天下事不可為矣

要見宋家天下被此輩破壞猶不顯行誅戮無怪乎有北狩蒙塵之禍也

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帝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遂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大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

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在位二年壽六十一其後高宗追諡慕文順德仁孝皇帝

○帝在東宮幼無失德是時強胡逆發國事已去立二年金人入寇逼之北行紹興三十年殂

于五國城

靖康元年

丙午正月金人入相潞州

今大名潞縣

梁方

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濟河時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金將趙古補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金師遂取滑州

今大名府骨縣

○金幹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

暫音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李綱曰道君
 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
 計當整飾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
 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言朝廷以高爵厚祿崇
 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也白時中勃然
 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
 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綱治守戰之
 具數日而畢○姚平仲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逃
 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

金寇猖獗猶虎
 豹之猛也重兵
 以臨半渡而擊
 則金人食不得
 下咽而我不坐
 得勝算乎何異
 虎豹之自投我
 陷奔中哉惜乎
 當時不專任老
 臣特倚姚平仲
 牛之饋車而縱
 虎豹以啞人不
 亦自貽伊戚耶

需求未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
 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
 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
 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阱中
 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
 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
 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而擊
 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慮
 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為言帝以語

綱綱主其議帝日遣使趣音促師道戰師道欲俟
第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
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
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率
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
人少却○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
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
數足遣使告辭北去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
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

將貴畧不貴勇
苟有韜畧素定
則雖老亦何害

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
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山西士卒咸
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
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屛于楚漢宣帝不老
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
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
帝不納○召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語不

善焯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焯德喪間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焯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以李綱為河東河南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

及太原圍急帝欲遣將援太原南仲曰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韜音副之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杜郵在咸陽縣秦白起自刎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

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

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

為之感動○詔康王構復如金師王雲固請至康王往使

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

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

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副使王雲在後民遮道

諫王曰肅王已為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

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賊也執雲殺之會金遊

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

要見天命人心之未忘宋意是時康王之去留特在須臾間耳去則北宋遂絕留則南宋復延故曰機會之際間不容髮信哉

以帛書請王如相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

知初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

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

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

劇賊至是以見王以為承信郎

二年丁未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正月金人索金銀急且

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及吏部侍郎

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與何桌李若水等

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
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或勉之
曰事無可爲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
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
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
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
絕口監軍搥破其唇音血罵愈切至以刃裂
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
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資政殿學士劉韜死

之初金人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
鎮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及京師陷金人欲
相韜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歸書片
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
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
爲正者妾婦之道也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
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
人嘆其忠○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
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大敗金師又聞二

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先是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福。又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故從之也。北宋九帝起庚申盡丁未凡一百六十七年。

綱鑑精采卷之十七終

